

中共建立海外戰略支點策略之研究

A Study of PRC's Strategy for Build Overseas Strategic Strong Points

翟文中 先生

提 要：

- 一、近年來，中共對海商航運的需求，加上與日俱增的海外利益，讓「走出去」成為中共在經濟與軍事領域無法迴避的戰略考量。由於保障海外利益與兵力投射皆需海外基地奧援；因此，建立海外基地相關討論遂浮現檯面，成為中共戰略社群關注的重要議題。
- 二、隨著中共綜合國力崛起，國際社會對其一舉一動日益關切，為能化解外界對其建立海外軍事基地的疑慮，中共採取低度政治途徑進行，並以「取得戰略支點」、「建立保障基地」與「完善兵力投射能力」的戰略「三步走」依序開展，從而為中共海軍的遠海活動提供必要支撐。
- 三、中共刻正透過購併、投資、建港與取得經營權等不同手段，接近或取得全球各重要戰略性港口與通道，用以建構並完善海外戰略支點的全球布局。雖然中共已在吉布地建成首個後勤保障基地，但在美國為首西方國家的反制下，其建構海外戰略支點的作為，恐將面臨更多的挑戰。

關鍵詞：中共海軍、戰略支點、海外軍事基地、一帶一路倡議

Abstract

1. Based on merchant requirements and overseas interests, "Go Out" becomes an inevitable strategic consideration for China's economic and military arenas in recently years. Because of these two requirements, PRC need overseas bases to support for pursuit its strategic objectives. Under this circumstances, strategic communities are deeply concerned for PRC building overseas bases.
2. Along with China's power ris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 cares about China's every moves. In order to reduce other countries' concerns, China adapts "low-politics" approach to build overseas bases, that is "Three-Step Development" strategy, including acquired strategic strong points, set up logistics bases, and giving power projection capabilities. There-

fore, PLAN would get necessary support from these overseas bases.

3. China uses merger, investment, construction, and obtaining right of management that access and get strategic ports and maritime choke points for developing global strong points network in the world. Nevertheless, PLA builds first overseas logistics base in Djibouti, China will face more challenges for building overseas bases with American-led coalition interventions in the future.

Keywords: PLAN, Strategic Strong Point, Overseas Military Base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壹、前言

21世紀初期，中共日增的經濟實力開始重塑全球經濟架構，北京的外交政策亦於2010年起積極地尋求改變既存的國際秩序；¹其後，隨著對外經貿與投資活動規模不斷地擴大，中共對保障海外利益的重視程度與日俱增。在2019年公布的《新時代的中國國防》白皮書中，「維護海外利益」被列為國防政策的重要目標，同時指出海上通道安全攸關國家發展利益。²由於中共不具如美國般的全球軍事基地網絡，也無法對遍布全球的利益提供必要保障；因此，在攸關重大利益的區域布點設局，就成為中共安全事務的重要考量。

在中共經濟與軍事力量尋求「走出去」的過程中，保障海外利益與遂行兵力投射皆需海外基地奧援，由於共軍未有發展海外軍事網絡的相關規劃，加上建立海外

軍事基地將會引發國際社會高度關注；中共遂以發展「戰略支點」作法，對其海軍遠海活動進行協助。中共戰略社群對此概念進行熱烈的討論，「支點」、「支撐點」、「戰略支撐」與「戰略支(撐)點」等名詞也出現在不同的政策文件與學術著述中，這些詞彙雖無精準定義，然指涉的皆係地緣政治具有重要作用的地理要衝。

2017年7月，中共在非洲吉布地(Djibouti)建立首個「後勤保障基地」，該地控制著紅海與印度洋的連接部位，扼守著世界最重要的海洋航運通道—曼德海峽(Babal-Mandab Strait)。³中共官方雖然一再宣稱，該處建立的設施並不能稱為軍事基地，且其在規模與功能遠不及基地的要求標準；但外界對此卻持不同的看法；咸將其視為中共軍方在海外的首個軍事基地(如圖一)。⁴2017-2022年，中共進駐的海軍陸戰隊規模由250人增至400人，當中

註1：Cristina L. Garafola, Stephen Watts, and Kristin J. Leuschner, *China's Global Basing Ambitions: Defense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Santa Monica, California: RAND Corporation, 2022), p.3。

註2：〈新時代的中國國防〉白皮書，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9年7月24日，<http://www.scio.gov.cn/ztk/dtzt/39912/41132/41134/Document/1660318/1660318.htm>，檢索日期：2023年12月24日。

註3：胡中健、胡欣，〈布局與破局：中國的海外戰略支撐點〉，《現代軍事》(北京)，2015年第12期，頁36。

註4：〈觀察：中國在吉布提設軍事基地幹什麼？〉，BBC NEWS中文，2017年7月12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0586499>，檢索日期：2023年12月24日。



圖一：吉布地各國基地示意圖

資料來源：陳德育，〈中共建立吉布地海外軍事基地之意涵〉，《海軍學術雙月刊》(臺北市)，第53卷，第2期，2019年4月1日，頁122。

包括新成立的特種作戰部隊。⁵種種跡象不難推估，中共建構海外軍事基地採取的是「取得戰略支點」、「建立後勤保障基地」與「完善兵力投射能力」，此一「三部走」戰略。當前，中共正透過取得全球商港營運權，建構海外戰略支點網絡，這種發展方式現已受到國際社會與戰略學者高度關注。⁶

本文首先檢視中共如何看待戰略支點的內涵與作用；其次探討中共軍方接近或取得「戰略支點」採行的策略與途徑；接著說明中共建構戰略支點的當前與未來發展，並兼論其可能面臨的困境與挑戰，最後研判中共建構海上戰略支點對其海軍遠

洋作戰可能形成的影響。透過分析前揭各項作為，我們對中共海軍的未來發展能有前瞻視野，期望本文對海軍的建軍規劃與兵力整建能提供必要參考，讓海軍幹部對共軍的兵力擴張能有更宏觀的認識，這也是撰文主要目的。

貳、海上戰略支點的內涵與作用

在中共的政策文件與學術著述中，經常見到「戰略支點」這個詞彙，且不時地出現於國際政治、經濟改革、金融貿易與科技管理各個不同領域。即令運用領域各異，然而提到「戰略支點」這個名詞，通常指論述主體對當前與未來發展具有「支

註5：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Washington, D.C.: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November 2022), p.57。

註6：孫承，〈中國藉全球港口網絡佈局戰略支點，但缺乏傳統海外軍事基地〉，美國之音，2022年5月17日，<https://www.voacantonese.com/a/china-military-bases/6576408.html>，檢索日期：2023年12月30日。

撐」與「樁槓」兩種效用。以下就其內涵與運作內容，分別說明如後：

一、海上戰略支點的內涵

(一)就國際政治面向言，「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學者指出：「戰略支點是指在次區域的、區域的、跨區域的或全球的多邊合作框架下，通過戰略性的雙邊互動、交流與合作，能有效發揮全局的或關鍵的支撐作用，對多邊合作其他各方產生積極的示範、引導和激勵效應，從而保證多邊合作進程穩定、和諧、有序的國家或地區。」⁷也有不同的中共學者將「戰略支點國家」(Pivotal States)定義為，「擁有大國覬覦的戰略資產、對大國特定戰略目標的實現能夠發揮重要支撐作用、對大國間的競爭具有平衡作用以及對大國與其他國家的合作具有積極示範效應的國家。」⁸若將此概念限縮於海洋面向，戰略支點可視為以保障海上通道安全與維護國家海洋權益為宗旨，涵蓋政治平衡性、經濟互依性、文化兼容性和安全協調性等目標，並能充分引導雙邊合作的示範性國內外港口、交通樞紐或保障基地。⁹

(二)綜合前述觀點，我們可將中共「海外戰略支點」視為在戰略上具有關鍵意

義，且可產生支撐作用的國家或地點，後者包括港口、城市、島嶼與「海洋扼制點」(Maritime Chokepoints)。由於戰略支點多位處重要海上交通要衝，對大國的經濟與軍事安全甚至區域與全球戰略布局影響深遠。¹⁰為有效控制這些重要戰略要域，強國通常會在這些地點建立軍事基地，這是大國間權力競逐最終無可避免的戰略現實。由於存在此關聯性，故戰略支點、保障基地與軍事基地被視為相同意涵，中共學者論述相關議題時，亦經常將此三者混為一談，導致對戰略支點的內涵產生不正確的解讀。

(三)當前中共軍力快速提升，已成為國際社會關切的焦點，即令中共有心發展海外軍事基地網絡用以保護海外利益，仍必須低調進行，方能化解外界對其採取擴張路線的高度疑慮。為了形塑良好形象，並與美、日等傳統海權國家構建海外基地的「占領」模式進行區隔；中共採用「戰略支點」這個名詞來規避「軍事基地」的高度敏感性。就中共方面而言，「戰略支點」係一種以經濟發展與政治融合為主要任務，並兼具域外防禦與補給等服務的功能「棧點」；¹¹此外，中共也將海外「戰

註7：周方治，〈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戰略支點建立的幾點看法〉，《新視野》(北京)，2015年2期，2015年2月，頁106。

註8：韋紅、尹楠楠，〈「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東南亞戰略支點國家的選擇〉，《社會主義研究》(湖北省武漢市)，2017年第6期，頁124。

註9：白成祖，〈信息不完備與知識不確定條件下風險評估與決策支持研究及其海上戰略支點應用示範〉(長沙：國防科技大學研究生院博士學位論文)，2018年11月，頁1。

註10：H. J. Mackinder,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23, No.4, 1904, p.437, 轉引自韋紅與尹楠楠，〈「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東南亞戰略支點國家的選擇〉，頁127。

註11：王多月，〈戰略支撐點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建設〉(武漢：中南財經政治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7年5月，頁1。

表一：中共國家安全面臨主要威脅概況表

安全類型	安全領域	安全威脅
傳統 國家安全	政治安全	破壞國家統一、政治制度顛覆、意識形態滲透。
	軍事安全	邊界領土爭端、海洋權益糾紛、邊疆地區民族分裂。
	外交安全	大國間結構性矛盾、周邊國家外交衝突。
非傳統 國家安全	內部安全	恐怖主義、經濟、金融、資源能源、糧食、文化、科技、網路與信息、社會、生態及核安全。
	外部安全	氣候變化、重大疫情、跨國犯罪、核擴散、外層空間及國際海底區域和極地安全、海外利益安全。

資料來源：鍾開斌，〈中國國家安全觀的歷史演進與戰略選擇〉，《中國軟科學》(北京)，2018年第10期，頁29。

略支點」建設與提供國際及地主國「公共安全財」(Public Security Goods)結合，惟不排除情勢需要時，中共仍會如其他國家般將其轉化成為海外軍事基地。¹²

二、海上戰略支點的作用

(一) 政治面向

1. 當前中共國家安全觀最主要的改變，係將「時代主題」¹³由過去的「和平與發展」擴展至「安全與發展」；因此，非傳統安全被納入並完善成為「總體國家安全觀」，此概念在「十九大」時被列入「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並且寫入黨章。¹⁴隨著國家總體安全觀的確立，保護海外利益安全未來將成為國家安全與軍事戰略的核心組成(主

要安全威脅，如表一)。

2. 中共在追求大國地位與形塑國際秩序時，不僅須要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更須進一步地成為國際安全公共產品的提供者。¹⁵基於前揭兩項需求，中共必須在攸關其國家安全與國際秩序的重要航道沿線建立戰略支點，平時用來保護海上交通線的安全，並可向「東道國」(Host Nation)及其鄰近國家與區域投射中共的影響力，從而改變各方勢力在此地緣要衝的權力鬥爭態勢。¹⁶當危機萌芽或發生時，戰略支點可做為穩定與控制事態發展的權力工具，用以影響地區國家的決策，並形塑有利於中共的安全環境。¹⁷

(二) 經濟面向

註12：許可，〈構建「海上絲路」上的戰略支點—兼議迪戈加西亞基地的借鑒作用〉，《亞太安全與海洋研究》(南京)，2016年第5期，頁13。

註13：「時代主題」係指一定時代歷史背景下的主要特點，即人類社會某發展階段具全球性與戰略性並關乎全局的核心問題，是國際社會在較長時段裡所面臨的主要任務和主要課題。李慎明，〈對時代和時代主題的辨析〉，《紅旗文稿半月刊》(北京)，2015年第22期，頁4-9。

註14：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辦公室，〈關於認真組織學習「總體國家安全觀學習綱要」的通知〉，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22年4月16日，<http://cpc.people.com.cn/BIG5/n1/2022/0416/c64387-32400614.html>，檢索日期：2023年12月30日。

註15：胡欣，〈中國的海外戰略支點建設需要處理好五對關係〉，《世界知識》(北京)，2018年第3期，頁74；李慶四、陳春雨，〈試析中國的海外港鏈基地戰略〉，《區域與全球發展》(北京)，2019年第2期，頁127。

註16：孫德剛，〈大國海外軍事基地部署的條件分析〉，《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2015年第7期，2015年7月14日，頁42-43。

註17：Conor Kennedy, "Strategic Strong Points and Chinese Naval Strategy," China Brief, Volume 19, Issue 6,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March 22, 2019,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strategic-strong-points-and-chinese-naval-strategy/>，檢索日期：2023年12月24日。

1. 1980年代以降，中共採行改革開放政策，其經濟型態由傳統的「內需型」轉變成為「外向型」經濟；因此，維護海上交通安全就躍升成為國家安全的重要議題。2003年11月，在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前總書記胡錦濤就提出要破解「麻六甲困局」，這是中共領導人首次公開對其海上交通安全表達關切。¹⁸2020年，中共貨物和服務貿易總額達5.3兆美元(約新臺幣171.72兆元)，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貿易國。2021年，中共雖受「COVID-19」疫情影響，惟此數值仍成長至6.9兆美元(約新臺幣223.56兆元)，持續保持全球第一；且已成為全球140多個國家或地區的主要貿易夥伴。¹⁹

2. 當前中共發展仍有繼續成長空間，且隨著經濟活動不斷地向海外拓展，更多企業與人力至全球各地開疆拓土；2019年時約有550萬大陸公民在海外工作，²⁰預估2030年時，大陸海外從業人數將超過1,000萬，數字確實十分可觀。²¹為能保護海上交通線安全與拓展海外市場地域範圍，中共需要在全球建立堅實可靠的海外戰

略支點，用以維持國內的經濟穩定與海外市場的可持續發展，自是無庸置疑。

(三)軍事面向

1. 隨著國家利益擴張及艦船作戰能力的提升，共軍開始相應地調整海軍戰略，以因應安全環境變遷衍生的各項挑戰。2015年5月發表的《中國的軍事戰略》白皮書指出：「海軍按照近海防禦、遠海護衛的戰略要求，逐步實現近海防禦型向近海防禦與遠海護衛型結合轉變」。²²2019年，進一步將海軍戰略要求提升至「近海防禦、遠海防衛」，²³顯示中共在海上維權、戰略通道保護與確保海外資產與僑民安全考量下，海軍必須突破海域限制，進行遠海部署。²⁴

2. 就中共海軍而言，續航力係其從事遠洋活動面對的最嚴苛挑戰；因此，打造堅實、穩定與高效的戰略支點，可滿足中共海軍遠海活動亟需的情報蒐集、後勤保障與早期預警等需求，對提升遠洋能力應能提供相當程度協助。²⁵此外，戰略支點尚可做為投射軍事力量、克服地緣劣勢與對潛在敵國進行嚇阻與打擊的重要手段。

註18：張潔，〈海上通道安全與中國戰略支點的構建—兼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的安全考量〉，《國際安全研究》(北京)，2015年第2期，頁103。

註19：王文博，〈貿易額增至6.9萬億美元，高水準開放藍圖繪就〉，新華網，2022年11月17日，http://big5.news.cn/gate/big5/www.news.cn/fortune/2022-11/17/c_1129134988.htm，檢索日期：2023年12月30日。

註20：李慶四、陳春雨，〈試析中國的海外港鏈基地戰略〉，《區域與全球發展》(北京)，2019年第2期，頁125。

註21：薛桂芳、鄭潔，〈中國21世紀海外基地建設的現實需求與風險應對〉，《國際展望》(上海)，2017年第4期，頁106。

註22：《中國的軍事戰略》，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5年5月26日，http://big5.www.gov.cn/gate/big5/www.gov.cn/zhengce/2015-05/26/content_2868988.htm，檢索日期：2023年12月30日。

註23：同註2。

註24：董慧明，〈中共海軍航艦戰力建設〉，《戰略與評估》(臺北市：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第10卷，第2期，2020年9月，頁10-13。

註25：鄭崇偉、高占勝、高成志，〈經略「21世紀海上絲路」：戰略支撐點的構建〉，《第八屆海洋強國戰略論壇論文集》(北京：海洋出版社，2016年10月)，頁12。

²⁶當中共海軍依托本土並建立全球性海外戰略支點後，除可與本土戰略布局形成內外兼顧、遠近銜接與互為支撐的態勢外；²⁷亦可藉由兩者結合，形塑有利的海洋戰略環境，方能讓中共海軍有效地保障國家的海洋權益與海外利益，成為一支「與中共國際地位相稱、與國家發展利益相適應」的海上武力。²⁸

參、中共建立海外戰略支點的策略與途徑

中共在改革開放後，經濟模式轉向「外向型」的市場經濟，保護海上通道安全成為建設海權與捍衛發展權的核心課題；²⁹此外，隨著中共近年在海外的商業投資與公民活動不斷拓展，保護海外利益與建設海外基地，成為中共海軍無可迴避的重大挑戰。³⁰建立海外基地具政治上的敏感性，中共為化解國際社會疑慮，降低對其行動進行反制，遂以建設「戰略支點」為名，採取「寓軍於民、以民掩軍」的模糊手段，刻意降低戰略支點在軍事安全的潛在功用，同時更以「三部走」戰略依序進行，俾為海軍遠海活動提供必要支援。有

關中共取得與建立海外戰略支點的策略與途徑，分段說明如後：

一、採取低度政治方式進行

(一)就現今國際態勢言，中共無法如過去英、美等西方國家，採強行租借、簽訂條約，甚至武力占領等方式取得扼制點，並建立補給點與軍事基地，從而對關鍵性水域進行控制，同時提供海軍活動需要的後勤支援；尤其中共建構戰略支點時面對的挑戰更勝以往，除須化解地主國對其將淪為中共戰略工具的疑慮外，還須針對西方國家的抨擊與醜化進行適度回應。

(二)當前中共在海外的任何軍事活動，均會受到其他大國高度關注，並以有色眼光進行檢視，如2014年9月、10月，各1艘中共海軍潛艦靠泊斯里蘭卡可倫坡港進行例行整備，卻都引發印度的強烈抗議(如圖二)；此外，印度亦對「中」、巴基斯坦兩國的瓜達爾港(Gwadar Port)合作計畫表達不滿，認定係為打造成為中共海軍在印度洋的軍事基地。³¹

因此，中共建構戰略支點時，多刻意強調經濟合作和人文交流的重要性，試圖淡化其具有的巨大安全意涵，亦採取提供

註26：同註18，頁105。

註27：軍事科學院軍事戰略研究部編著，《戰略學》(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13年12月)，頁254。

註28：〈胡錦濤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網，2012年11月18日，<http://cpc.people.com.cn/BIG5/n/2012/1118/c64094-19612151-9.html>，檢索日期：2023年12月30日。報告中有關「加快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闡明「建設與我國國際地位相稱、與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相適應的鞏固國防和強大軍隊，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戰略任務」。

註29：張文木，〈全球化視野中的中國國家安全問題〉，《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2002年第3期，頁5-6。

註30：Christopher D. Yung and Ross Rustici with Scott Devary and Jenny Lin, "Not an Idea We Have to Shun": Chinese Overseas Basing Requirements in the 21st Century, China Strategic Perspectives 7(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October 2014), pp.12-14。

註31：劉琳，〈「一帶一路」沿線戰略支點與軍事外交建設〉，《世界知識》(北京)，2017年第15期，頁64。



圖二：中共「039B型宋級」潛艦

資料來源：王志鵬，〈政軍潛望鏡：由宋級潛艦看解放军自信〉，東網，2014年10月3日，https://hk.on.cc/tw/bkn/cnt/commentary/20141003/bkn-tw-20141003000419295-1003_04411_001.html，檢索日期：2023年11月12日。

安全承諾與經濟援助等軟性「低度政治」手段。³²然而，中共遠洋海軍展示，確實將削弱其在國際事務採取「中立」的既有政策，³³並使其低調取得戰略支點的作法遭到外界質疑，也無法獲得預期效果。

二、採用軍民融合手段

(一)由於打造戰略支點與建設海外基地極易引發外界關注，實際操作上亦具有相當程度的複雜性與敏感度；因此，中共取得海外戰略支點採取的方式係「經濟先行、軍事隨後」的「寓民於軍、以民掩軍」手段。³⁴尤其北京政府刻意透過購併、

投資、建港和取得經營權等不同手段，接近並取得全球各重要戰略性港口的控制權；而這些港口多位於重要海上航道附近，必要時可將其轉化做為戰略支點之用，如租用巴國的瓜達爾港即屬此考量下的戰略安排。³⁵由於該港鄰近荷莫茲海峽(Strait of Hormuz)，可做為中共亞丁灣護航編隊的補給點，支援並擴大海軍在北印度洋的活動範圍，並大幅地提升其兵力運用的彈性與可持續性。³⁶

(二)中共對具戰略性的港口投資、建設、租用與營運，不僅是中共企業的重要經濟活動，且由於這些業務多由國營企業執行，國際社會普遍將其視為由安全考量出發的國家行為。³⁷畢竟中共已在60餘國投資近100個商業港口，透過掌控這些港口，可將中共商業、外交與軍事影響力加諸當地國及其周遭國家；而為有效反制他國抵制，這些企業係透過與他國公司聯合投資方式，以取得港口經營權(如表二)。³⁸中共海軍艦船已對國企擁有的32個港口進行過訪問，³⁹因此國際社會對中共購買外國商港的軍事目的「了然於胸」，這種

註32：同前註，頁62。

註33：Ryan Clarke, *Chinese Energy Security: The Myth of the PLAN's Frontline Status* (Carlisle, PA: U.S. Army War College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August 2010), p.43。

註34：同註31。

註35：〈中國租用巴基斯坦港口40年，擬打造中國「珍珠港」〉，關鍵評論The News Lens，2015年4月22日，<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5671>，檢索日期：2023年12月30日。

註36：Rajeev Ranjan Chaturvedy, "China's Strategic Access to Gwadar Port: Pivotal Position in Belt and Road," RSIS Commentary, No.005, 6 January 2017, <https://www.rsis.edu.sg/wp-content/uploads/2017/01/CO17005.pdf>，檢索日期：2023年12月24日。

註37：同註18，頁106。

註38：2013年6月，中國招商局集團透過與法國碼頭企業Terminal Link SAS公司合資，取得美國休士頓(Houston)與邁阿密(Miami)兩港口的貨櫃碼頭經營權。John Xie, "China's Global Network of Shipping Port Reveal Beijing's Strategy," VOA, September 13, 2021, <https://www.voanews.com/a/6224958.html>，檢索日期：2023年12月24日。

註39：The BL Staff, "China owns 96 ports worldwide, now sets its sight on Germany—ambitions revealed," The BL, 10/24/22, <https://thebl.com/china/china-owns-96-ports-worldwide-now-sets-its-sight-on-germany-ambitions-revealed.html>，檢索日期：2023年12月24日。

表二：中共國企集團取得海外港口營運權一覽表

中國招商局集團 (China Merchants Group)	該集團是「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參與者和推動者。目前，集團在全球27個國家經營68個港口，初步形成完善的海外港口、物流、金融和園區網絡。
中國遠洋海運集團有限公司 (COSCO, 簡稱中遠集團)	◎2021年12月，該公司在全球37個港口運營及管理367個泊位，其中220個是集裝箱泊位。營運港口位置涵蓋中共沿海、中東、歐洲、東南亞、南美洲和地中海等區域。 ◎希臘比雷埃夫斯港(Piraeus)係全球重要的航運中心。2008年，集團取得該港部分區域經營權；2016年收購該港口營運商51%股權；2021年10月，持股進一步提高至67%。 ◎2022年10月，德國政府批准該集團收購漢堡(Hamburg)集裝箱碼頭的計畫，惟持股由原計畫的35%減至24.9%。該碼頭距離德國最大海軍與後勤基地僅5公里。集團也控制荷蘭鹿特丹和比利時安特衛普這兩個歐洲最大港，目前已擁有西班牙、希臘、比利時、荷蘭等8個歐洲港口股權。
上海國際港務(集團)有限公司 (SIPG, 簡稱上港集團)	2015年，中共與以色列雙方達成協議，上港集團取得海法港(Haifa)新碼頭建造合約以及25年經營權。海法港係地中海區域最大的轉運港之一，美國海軍第六艦隊的船塢位於該港，中共取得該碼頭營運權後，可用以對美國軍艦進行情報蒐集之用。

資料來源：參考John Xie, "China's Global Network of Shipping Ports Reveal Beijing's Strategy," Voice of America, September 13, 2021, <https://www.insidevoa.com/p/5831.html>; TheBL Staff, "China owns 96 ports worldwide, now sets its sight on Germany—ambitions revealed," The BL, 10/24/22, <https://thebl.com/china/china-owns-96-ports-worldwide-now-sets-its-sight-on-germany-ambitions-revealed.html>; 〈關於中遠海運港口〉，《中遠海運港口有限公司二零二一年可持續發展報告》，http://pdf.dfcfw.com/pdf/H2_AN202204191560242002_9.pdf; 余平，〈中遠收購德國漢堡集裝箱碼頭，分析：這只是開始〉，大紀元，2022年12月9日，<https://www.epochtimes.com/b5/22/12/8/n13880950.htm>; 〈招商局集團有限公司〉，快懂百科，https://www.baik.com/wikiid/5699211188554467609?prd=mobile&view_id=3vogteiz10q000，檢索日期：2023年12月24日，由作者彙整製圖。

發展恐將對中共運用商港建構戰略支點，形成不利的影響。

三、結合「一帶一路」戰略

(一)2013年12月下旬，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中亞四國與出席「亞太經濟合作會議」領導人非正式峰會時，先後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簡稱「一帶」)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簡稱「一路」)的倡議規劃。「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標

示著中共總體戰略的構想，已由「陸權」轉向「陸海並重」格局，期望透過經濟合作方式，拓展中共在印太區域的政治影響力，同時強化並保障原油海上輸入通道的安全。⁴⁰由於中國大陸的原油輸入航線與「海上絲綢之路」路線規劃大部分重疊，絲綢之路的建設重點與海上絲路的戰略支點均位於原油航線的要衝，⁴¹從而形成一個由「點」至「線」，再擴及至「面」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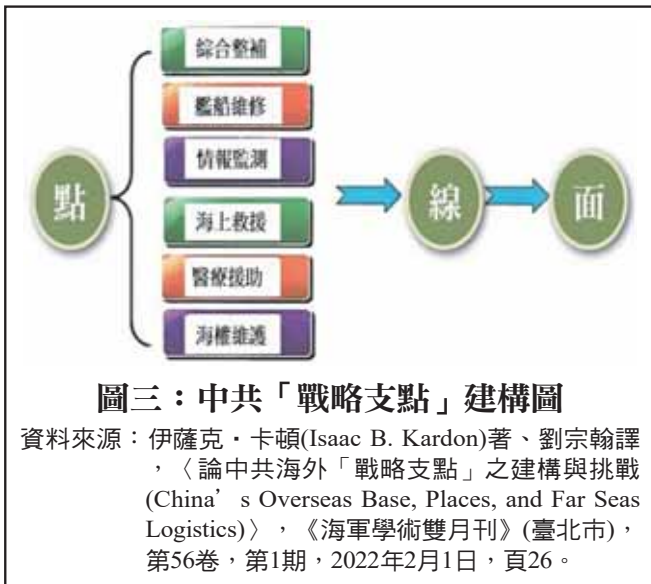
註40：張凱銘，〈中國「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戰略之研究〉，《臺灣國際研究季刊》，第13卷，第1期(2017年/春季號)，頁142至143。

註41：「一路」規劃的六大經濟走廊中有三條係與進入印度洋有關，包括中國大陸—中南半島經濟走廊、中巴經濟走廊與孟中印緬經濟走廊等三條。三者之中，昆明—皎漂和新疆—瓜達爾這兩個通道最為重要，緬甸皎漂港是中國大陸「中緬油管線」於印度洋的起點，由此是中東進口原油輸往中國大陸本土的最便捷通道。巴基斯坦瓜達爾港距全球石油要道荷莫茲海峽僅約400公里，由此港將原油輸入中國大陸本土較航經馬六甲海峽可縮短近85%航程，到達新疆喀什時間僅需五天。透過前揭兩個港輸入原油，可大幅降低運輸成本與航運時間，更可有效化解長期存於中國大陸能源安全的「馬六甲困境」。賈忠偉，〈中國大陸的「麻六甲困境」〉，風傳媒，2018年8月5日，<https://www.storm.mg/article/470790?page=1>，檢索日期：2023年12月24日; ZHAO Hong, "China-Myanmar Energy Cooperation and Its Regional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Current South Asian Affairs, Vol.30, No.4, 2011, pp.89-91。



圖四：中共「一帶一路」沿線城市及港口示意圖

資料來源：水志偉，〈一帶一路：中國改變國際物流格局〉，團結香港基金，2015年11月1日，<https://www.ourhk-foundation.org.hk/zh-hant/report/37/%E7%B6%93%E6%BF%9F/%E4%B8%80%E5%B8%B6%E4%B8%80%E8%B7%AF%E7%BC%9A%E4%B8%AD%E5%9C%8B%E6%94%B9%E8%AE%8A%E5%9C%8B%E9%9A%B%E7%89%A9%E6%B5%81%E6%A0%BC%E5%B1%80>，檢索日期：2023年11月12日。



圖三：中共「戰略支點」建構圖

資料來源：伊薩克·卡頓(Isaac B. Kardon)著、劉宗翰譯，〈論中共海外「戰略支點」之建構與挑戰 (China's Overseas Base, Places, and Far Seas Logistics)〉，《海軍學術雙月刊》(臺北市)，第56卷，第1期，2022年2月1日，頁26。

地緣戰略布局(如圖三)，透過此兩者的有系統結合，可將中共的安全與經濟利益極大化。

(二)中共「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

為其戰略支點的建構，提供一個選址布建的操作平台與發展方向，只要沿著其海上絲路路線的規劃，即可推得中共關切亟欲接近與控制的港口與海洋扼制點為何(「一帶一路」沿線，如圖四)。對此美國國防部、智庫「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印太事務季刊(Journal of Indo-Pacific Affairs)》與「美國之音」(Voice of America)綜整專家意見後，也對中共意欲建立戰略支點可能位署進行推估(如表三)。預判未來中共仍將繼續以海上絲路的經貿外衣，繼續構建海外戰略支點，作法則以海上通道為主軸，重要陸地與海洋扼制點為節點，逐步發展並完善成為共軍的後勤保障甚或兵力投射網絡。⁴²

註42：「一帶一路」倡議涉及軍事戰略安排更為深入討論，參見陳亮智，〈檢視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軍事戰略〉，《中共解放軍研究學術論文集》，第4期，2022年12月，臺北市：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頁161至192。

表三：美國各方對中共計畫與可能建立戰略支點位置概估表

推估方	研判中共計畫與可能建立戰略支點位置
美國國防部2022 中共軍力白皮書	緬甸、印尼、肯亞、泰國、新加坡、安哥拉、塔吉克、塞席爾、柬埔寨(說明1)、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坦尚尼亞、赤道幾內亞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美國蘭德公司	緬甸、孟加拉、柬埔寨與巴基斯坦(說明2)。
印太事務季刊	緬甸、柬埔寨、吉布地、塞席爾、孟加拉、科摩羅、馬爾地夫、模里西斯、巴基斯坦、斯里蘭卡與馬達加斯加。
美國之音	緬甸、巴基斯坦、坦尚尼亞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說明：1.2019年春，中共與柬埔寨簽署協議，柬國同意中共進駐雲壤(Ream)海軍基地，有效期限為30年，該港位於柬國的西哈努克省(Sihanoukville)瀕泰國灣；中共在基地內新建兩座深水碼頭，可以提供海軍大型艦船駐泊。

2.蘭德公司運用「可行性」(feasibility)與「合意性」(desirability)兩項指標，再按照高、中、低排序方式，確認24個國家適合做為中共發展海外基地。表中所列四個國家位於「高一高」矩陣，其餘20個國分處「高一中」、「中一高」與「中一中」矩陣，包括伊朗、吉布地、安哥拉與馬來西亞等。

資料來源：參考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ovember 29, 2022, p.XII, <https://media.defense.gov/2022/Nov/29/2003122279/-1/-1/1/2022-MILITARY-AND-SECURITY-DEVELOPMENTS-INVOLVING-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PDF>; Cristina L. Garafola, Stephen Watts, and Kristin J. Leuschner, China's Global Basing Ambitions: Defense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Santa Monica, California: RAND Corporation, 2022), pp.10-12;Thilini Kahandawaarachichi, "China's Scattered Pearls: How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Reclaiming the 'String of Pearls' and More," Journal of Indo-Pacific Affairs, Summer 2021, pp.70-87; John Xie, "China's Global Network of Shipping Ports Reveal Beijing's Strategy," Voice of America, September 13, 2021, <https://www.insidevoa.com/p/5831.html>；錢尹鑫、張俊慶，〈中共建立海外基地對其海權發展之影響—以柬埔寨雲壤港為例〉，《海軍學術雙月刊》(臺北市)，第57卷，第1期，2023年2月1日，頁40-55，由作者彙整製表。

肆、中共建立海外戰略支點的現況與未來

「戰略支點」是中共地緣戰略之重要布局，並藉由影響力的延伸，替未來可能的軍事衝突預做準備。⁴³儘管各方面專家透過大量分析，協助共軍最佳化運用逐漸增長的「中」資公司所設海外港口，但軍方對這些港口項目的選址、建設及管理，並沒有直接影響力；亦代表這些設施建設，仍存在一些不利條件。⁴⁴以下就其戰略支點的現況與未來發展，摘整說明如后：

一、商港支援軍事作戰能力有限

(一)中共目前積極透過取得商港的租

賃與營運權，用以建構全球性的戰略支點網路，彌補其缺乏海外軍事基地支援遠征作戰的困境；然而，商港建造的目的並不是用來支援軍事作戰，且港區缺乏武器庫存、重要零附件與艦船系統維修所需特殊裝備。當艦船受到戰損或發生重大故障時，商港恐無法修護或恢復受創艦船的作戰能力，同時戰傷人員亦無法獲得必要的醫療協助；尤有甚者，在武裝衝突或戰爭發生之際，共軍艦船不能保證一定可以取得這些港口的使用權，如同美國「內戰(Civil War)」與「美西戰爭(Spanish-American War)」期間，香港與日本均拒絕美國「亞洲艦隊(U. S. Asiatic Squad-

註43：伊薩克·卡頓(Isaac B. Kardon)著、劉宗翰譯，〈論中共海外「戰略支點」之建構與挑戰(China's Overseas Base, Places, and Far Seas Logistics)〉，《海軍學術雙月刊》(臺北市)，第56卷，第1期，2022年2月1日，頁39。

註44：同註43，頁32。

ron)」使用其商港各項設施，就是明顯例證。⁴⁵

(二)此外，中共取得外國商港營運權的多屬國營企業，其港埠營運受到合約條款與經營成本的制約，自然無法將共軍的各項需求列為優先支援項目。⁴⁶因此，運用商港做為戰略支點的作法，雖可對其建構全球商業與航路網絡提供相當程度支援；惟對海軍遠洋作戰能夠提供的協助極其有限，除非中共能夠挹注更多資金，將其提升成為後勤保障或是軍事基地。

二、港口東道國為低度開發國家

(一)2004年，美國「博思·艾倫·漢密頓(Booz Allen Hamilton)顧問公司」在一篇名為《亞洲的能源未來》(Energy Futures in Asia)報告中，首次運用「珍珠鏈」(String of Pearls)一詞來描述中共藉在印度洋友邦建立海洋基礎設施，擴大在南亞的海軍展示，並為其能源運輸通道提供安全保障。⁴⁷此後，各方關於中共計畫與可能建構戰略支點地點的預測不可



圖五：共軍「長白山」艦靠泊吉布地海外保障基地

資料來源：樂樂，〈罕見！中國海軍25,000噸巨艦停靠海外基地，航艦未來也要進駐嗎？〉，搜狐，2022年8月22日，https://www.sohu.com/a/578889793_120542825，檢索日期：2023年11月12日。

勝數，相關地點包括緬甸、巴基斯坦、坦尚尼亞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等，但迄今仍僅在吉布地建立首個海外保障基地；2022年8月，排水量25,000噸的「071型」兩棲船塢運輸艦「長白山號」就靠泊該基地碼頭(如圖五)，惟該基地現有各項設施距軍事基地應具功能仍有很大差距。⁴⁸

(二)中共追求成為「海洋強國」與「海運強國」的強烈意圖，⁴⁹必須透過一支強有力的「藍水」海軍方能實現，遠洋海

註45：Christopher D. Yung and Ross Rustici with Scott Devary and Jenny Lin, “‘Not an Idea We Have to Shun’: Chinese Overseas Basing Requirements in the 21st Century,” *China Strategic Perspectives* 7(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October 2014), pp.24-25。美國「內戰」，中文通稱「南北戰爭」，發生於1861至1865年間；「美西戰爭」則發生於1898年4-8月，是美國對抗西班牙帝國的戰爭，並在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賓同時進行。

註46：Ibid。

註47：Thilini Kahandawaarachichi, “China’s Scattered Pearls: How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Reclaiming the ‘String of Pearls’ and More,” *Journal of Indo-Pacific Affairs*, Summer 2021, p.70。

註48：〈我軍官兵進駐吉布提保障基地，專家：為了維護地區和平〉，人民網，2017年8月3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n1/2017/0803/c1011-29447460.html>；桑雨，〈吉布提—中國海外軍事基地的崛起(一)〉，法國國際廣播電台，2022年3月11日，<https://www.rfi.fr/tw/%E5%B0%88%E6%AC%84%E6%AA%A2%E7%B4%A2%E8%81%9A%E7%84%A6%E9%9D%9E%E6%B4%B2/20221103-%E5%90%89%E5%B8%83%E6%8F%90-%E4%B8%AD%E5%9C%8B%E6%B5%B7%E5%A4%96%E8%BB%8D%E4%BA%8B%E5%9F%BA%E5%9C%B0%E7%9A%84%E5%B4%9B%E8%B5%B7-E4%B8%80>，檢索日期：2023年12月24日。

註49：〈習近平：向海洋進軍，加快建設海洋強國〉，人民網，2022年6月8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n1/2022/0608/c1001-32441597.html>，檢索日期：2023年12月30日；〈交通天下加快建設海運強國〉，中國交通新聞網，2021年11月5日，https://www.zgjt.com/zhuanti/2021-11/05/content_268733.html，檢索日期：2023年12月30日。

軍的運作則須有全球性的海外基地提供必要奧援。中共布建戰略支點，進而提升成為海外基地的過程中，面臨如同前蘇聯海軍般的嚴苛挑戰，由於這些戰略支點的東道國多為低度開發國家，要發展成如美軍般規模宏偉的海外基地與補給網路，短期內甚難實現；⁵⁰因此，中共必須儘速在重要的海外戰略支點或附近建立軍事基地，否則無法滿足共軍遠海活動的戰備整備與後勤運維需求。

三、港口東道國的內部情況複雜

(一)中共固然可依海外安全利益，選擇於各區域建構戰略支點，惟建設與規劃此支點，必須考量的因素相當廣泛，舉凡政治、經濟、軍事、社會、安全與文化等領域無一例外。隨著中共國力崛起，其在國際社會的一舉一動，皆會引發高度關注，尤以戰略支點位於兵家必爭的戰略要域時為然。中共只要展現取得這些地緣要點的意圖時，相關作為即會招致其他大國或國際社會的質疑、抵制或「從中作梗」；⁵¹除來自國際社會的挑戰外，其選定戰略支點國家多為新興民族國家，渠等長期受到西方國家殖民，獨立建國後多具強烈的民族意識，外國勢力在其國內任何行動稍

有不慎，可能被解讀成對東道國主權的干涉，從而成為他國煽動與抹黑中共介入他國內政的切入點。

(二)此外，支點國家尚存在著內部政治分裂與政權更替頻繁等不同問題，這也導致其國內普遍存在著不同政策偏好，並可能出現激烈對抗的政治行為；這都讓雙方合作的機會和時間成本大幅地增加，同時使得合作缺乏長期的穩定性與可持續性。由於這些東道國的內政問題叢生，勢將對中共戰略支點構建與維持，形成相當深遠影響。⁵²

四、國際社會抵制「一帶一路」推動

(一)中共推動「一帶一路」倡議以來，最為人詬病的，即是此計畫衍生的債務糾紛、主權讓渡與社會衝擊等各種負面效應，甚至抵消參與國可以獲得的經濟利得。許多加入此倡議的國家，因無法償還積欠中共的貸款，最後祇能被迫將其港口與機場等重要基礎設施租賃中共，用以抵扣債務，從而對國家主權與軍事安全形成巨大衝擊。2017年12月，斯里蘭卡因無力償還債務，遂將漢班托塔港(Port of Hambantota)租賃予中共；⁵³至於中亞國家吉爾吉斯則被要求交出鐵路經營權，以換取

註50：「冷戰」期間，蘇聯海軍進入各大洋須經過許多海峽與扼制點，為降低這些海洋地理缺陷在戰時帶來的高毀損性，其海軍遂在海外建立許多基地，包括越南、埃及、古巴、利比亞、安哥拉、南葉門、索馬利亞與衣索匹亞。這些基地多位於低度開發國家，工業能力薄弱，僅有限艦船修理能力；因此，對其遠洋部署與活動所能提供的協助相當有限。由於渠等與蘇聯間並無密切的軍事與安全合作關係，蘇聯最後失去在索馬利亞與埃及亞力山大(Alexandria)的海軍基地。
。 Brian Needham, *Geographical Constraints to Soviet Maritime Power* (Kingston, RI: 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 1989), p.31。

註51：同註15。

註52：同註8，頁128-129。

註53：Umesh Moramudali, "The Hambantota Port Deal: Myths and Realities," *The Diplomat*, January 01, 2020, <https://thediplomat.com/2020/01/the-hambantota-port-deal-myths-and-realities/>，檢索日期：2023年12月30日。

「中」方提供興建鐵路基金；還由塔吉克與土圖曼則以礦業資源償還中共的基建貸款。⁵⁴中共藉由債權取得他國重要基礎設施的作法，已引發國際社會強烈抨擊。

(二)為對抗中共運用基建計畫獲取全球影響力，2021年6月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宣布將與「G7」集團國家發起「重建更好世界」(Build Back Better World)的全球基建計畫，未來將對開發中國家基礎建設，進行大規模投資與援助。⁵⁵「歐盟」(European Union, EU)則在2021年7月、12月先後宣布將推動「歐洲全球連結」(A Global Connected Europe)⁵⁶與「全球門戶」(Global Gateway)⁵⁷兩項國際基建計畫，防範更多開發中國家因為基礎建設，致陷入債務危機。隨著越來越多國家拒絕參與「一帶一路」倡議，中共利用此渠道建立海外戰略支點是否更趨困難，仍值得繼續關注。

伍、結語

中共建立戰略支點的需求，初期來自保護海上通道安全，其後隨著海外利益增加及保護海上僑民需要，海外戰略支點布建，遂成為其完善綜合性安全與實現「大國夢」的重要支撐；⁵⁸此外，中共領導人習近平認為，共軍日增的全球展示係中共國際活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更可創造一個有利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外部環境。⁵⁹證諸西方海洋強國發展軌跡，建立海外(軍事)基地係發展海權的重要手段，亦是海洋強國將影響力投射至全球各區域的有力工具。

由於中共長期缺乏海權思想，亦無發展海洋權力歷史經驗，建構海外基地遂成為一個嶄新的安全議題，且具高度政治敏感性；因此，中共在考量國際社會可能出現的疑慮與反應後，提出了不同於海外基地建構的嶄新名詞與發展模式，此即當前廣為周知的「戰略支點」概念。就長期言，中共在全球各重要地域與海洋扼制點布建的戰略支點，應會逐步完善並發展成為

註54：楊少強，〈習近平自救大計，一帶一路15%拉警報〉，《商業周刊》，第1609期，2018年9月12日，<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business/indep/37252>，檢索日期：2023年12月24日。

註55：“Fact Sheet: President Biden and G7 Leaders Launch Build Back Better(B3W)Partnership,” The White House, June 12, 2021,<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6/12/fact-sheet-president-biden-and-g7-leaders-launch-build-back-better-world-b3w-partnership/>，檢索日期：2023年12月24日。

註56：“A globally connected Europe: Council approves conclusion,” Council of the EU, 12 July 2021,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1/07/12/a-globally-connected-europe-council-approves-conclusions/?utm_source=dms-auto&utm_medium=email&utm_campaign=A%20globally%20connected%20Europe%3A%20Council%20approves%20conclusions，檢索日期：2023年12月24日。

註57：Simone Tagliapietra, The Global Gateway: an overview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August 2022),pp.1-17。


註58：蔡鵬鴻，〈為構築海上絲綢之路搭建平台：前景與挑戰〉，《當代世界》(北京)，2014年第4期，頁34-37。

註59：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ovember 29, 2022, p.XI,<https://media.defense.gov/2022/Nov/29/2003122279/-1/-1/1/2022-MILITARY-AND-SECURITY-DEVELOPMENTS-INVOLVING-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PDF>，檢索日期：2023年12月24日。

後勤保障基地或是兵力投射樞紐，屆時將可用以支援共軍執行遠征作戰，並能在全球範圍對美軍的軍事行動，形成相當程度的干擾。⁶⁰

當前中共在「軍民融合」途徑下，或許最重要的是透過中共「招商局」等國營企業，採取投資、建設、租用與營運等模式，取得全球各區域的重要戰略性商港，期能在缺乏海外軍事基地網絡情況下，擔負起功能有限的情報蒐集、前進部署與兵力展示等功能。此外，中共也將戰略支點建設與「一帶一路」倡議兩者進行系統性結合，藉由經濟走廊的關建，做為海上戰略支點更堅實的依托，以形塑「海陸一體化」的地緣戰略格局，有效化解安全困境，並擴大中共影響力的範圍；然而，隨著戰略支點東道國的國內政局變化，加上債務負擔引發渠等國家民間反「中」情緒，讓中共「一帶一路」規劃的目標達成，仍充滿諸多變數。

隨著中共經濟發展榮景不再、美、「中」間的戰略競爭擴及各個領域，以及國

際社會對其進行的全面圍堵，未來中共取得與控制戰略性要地與港口的難度將更盛往昔。雖然中共現在南海至中東的北印度洋水域，取得若干戰略要港（「珍珠鏈」計畫中的珍珠）；⁶¹然就當前發展而言，中共控制全球航運通道的目標似乎仍遙遠，更遑論能進一步地將控制範圍由「線」發展成「面」。隨著中共積極強化海權力量，中共海軍已不只對我國產生嚴重的威脅，且勢力將擴及全球各個水域，影響更多國家；國軍對此一發展趨勢必須嚴密關注，儘早謀求因應之道，俾提供國家安全更確切的保障。 

作者簡介：

翟文中先生，退役海軍上校，海軍軍官學校74年班，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85年班。曾任國防部參謀本部情報參謀次長室、國防部戰略規劃司、國防部整合評估司與國家安全會議，並擔任美國能源部Sandia國家實驗室訪問學者，現服務於國防安全研究院國防戰略與資源研究所。

註60：同註59。

註61：楊永明，〈中國「珍珠鏈戰略計畫」：租借港口是為了包圍印度？〉，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2018年8月12日，<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1529>，檢索日期：2023年12月24日。

